

反摇腐摇巨摇篇

生死门

穆宜林摇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悦)数据

生死门 穆宜林著

原北京 : 大众文艺出版社 缘园园园

缘园园园 缘园园园 缘园园园 缘园园园

I 援...

II 援...

III 援长篇小说 原中国 原当代

IV 援缘园园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数据核字(缘园园园)第 缘园园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缘园号)

邮编 缘园园园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摇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缘园伊缘园毫米 缘园印张 缘园字数 缘园千字 插页 圆
缘园园年 缘园月北京第 缘版 摇缘园园年 缘园月北京第 缘版第 缘次印刷

定摇价 缘园园元

第一章

市法院的孟淑敏副院长，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早上，刚走到路口，突然被一位美若天仙的女子拦住了去路。这女子十分靓丽，看上去也就十七八岁，身材修长，眉清目秀。她神秘地四下一扫眼神，狡黠地微微一笑，轻声说道：“对不起，您就是新调来的孟院长吗？”

孟淑敏被这突如其来的女郎弄得心中一愣，没等她有所反应，这女子纤手一挥，不知从哪儿变出一只牛皮纸信封，迅疾塞进了孟淑敏的公文包外层。其动作之快，真比世界顶级魔术大师大卫·科波菲尔有过之而无不及。

孟淑敏有些匪夷所思……

转瞬这女子又像突然而至一样，不知从哪条胡同消失无影无踪了。

真是来如流水，去如风，一切发生在短短不到一分钟之内！

孟淑敏把手插进公文包，极力地回想着这神秘女子的形象，她下意识地向着四周看看……

晨光明媚的季春，熙熙攘攘的马路上，来往行人匆匆，车辆飞驰如梭。

没人注意到刚刚发生的事情。

现在留给孟淑敏的只剩下印象和感觉了。那女子凹凸有致的身段，修长如仙鹤的双腿，一条牛仔裤，上身是乳白的紧身裁恤，似乎还露着肚脐儿……举止轻柔、温文淡雅，还有一丝令人难以忘怀的苦

涩微笑……

孟淑敏摇摇头 ,看了下手表 ,无奈地从包中拿出了信。离上班的时间还有十多分钟 ,她抖了抖手中的信。信很薄 ,估计里面也就有一张纸。

孟淑敏不想在路上看信 ,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既然是送信人亲手塞进她的皮包 ,信封上又写着“绝密”二字 ,还是先放回包内的好。她很自然地看了下周围 ,并没人注意她。

来往行人都在为己奔命 ,没人留意她的举动 ,更不会有人来证明她刚刚见到过一个女人。

孟院长迅速地把信件又放回包里 ,抻了抻皱起的衣襟 ,挺胸阔步地朝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庄严大门走去。

孟淑敏跟丈夫文广利 ,从北方的大城市 ,经郊区分局局长周大民的介绍 ,追随着市局肖平副局长 ,新近调到了河北这几百万人口的中型城市来。

肖副局长是中央老首长极为信得过、多年来一手培养的干部。今年五十出头 ,在政法战线一级一级地整整战斗了二十八个年头了。

老首长到中央时 ,肖平已经升任为市公安局的副局长了。大概因为“华利桑拿案”文广利与孟淑敏的“失误” ,造成了一些处理结果的“不当” ,中央又有意转移“腐败分子”的视线 ,就调肖副局长到这个城市来主持工作。虽然肖平的头衔高了 ,出任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职务 ,但还算平级调动。

肖局长了解文广利和孟淑敏的详细情况 ,更知道他们俩的工作能力 ,现如今他急需这样得力的人才。

肖平初来 ,确实有些孤掌难鸣 ! 如果没俩得力助手也难快刀斩乱麻 ,及时地搞好“反腐倡廉”工作。

当时肖局长一听周大民的介绍 ,高兴地一口答应了下来 ,尽快地向市委书记及组织部作了详细的汇报 ,征得了同意后 ,立即就发出了

商调函。

肖局长调来后经过这段时间的了解,提纲挈领地认为该市的法院工作,应该是“反司法腐败”的突破口!

当前,要依法治国、依法治市、依法办理各种事情,要把我国建成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法院是否公正廉洁,直接影响着群众利益。再加上市中法的正院长一职,多年来一直空缺,副院长刘长友代理着一切工作,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群众反映极坏。

孟淑敏被任命为中法院的副院长。按说她当院长也没问题,可肖局长认为,刘长友独霸一方,还是先别“打草惊蛇”为好!再者也让孟淑敏熟悉一下院长工作,何况她还是子宫癌切除、做过大手术的人,别一下把她压趴下,等适应一段后,看看“盖子”揭开得如何再说。

文广利就不同了。

肖局长早就知道他文化水平、工作能力远远超过了他的职位。多年来,只因文广利没有正式“文凭”而被冷落。这次决心提拔他,委以重任。原市检察长已七十二岁,没有合适人选没退下来,而“反贪局”也只是挂着牌子。肖局长通过市委研究人大任命,就任命了文广利为检察院院长之职,并兼“反贪局”局长职务。这下子文广利肩上的担子,实在是不轻啦!

市委书记、人大主任看着文广利、孟淑敏的人事档案和肖局长的报告材料说:

“是人才就得重用!浪费人才也是一种犯罪。”

文广利下了火车,就被肖局长接到市委,参加了政法委的工作会议。开完会,就算正式上班了,一天也没歇。

孟淑敏被送到新家,第二天就到市法院报了到。刘长友副院长也有耳闻,心想,这八成是冲我来的。

刘长友笑面虎似的脸,苦笑着说:“孟院长驾到,欢迎、欢迎!鞍马劳累,又体弱多病,先回家安顿安顿吧……休息好了,还要请你多

多指教工作呢。”

淑敏今天是正式来坐班的，上班途中，她就遇上了“匿名信”这么档子事。

孟淑敏心中琢磨着这封信，不知是状告何人的，就走上了办公楼。她先敲了敲刘长友的办公室，刘还没来，她就进了给自己新分的屋子，并没关严门，特意留了门缝，以示她已“营业”。

春光明媚，从窗子照进办公室，又从门边漏出一丝去，像一线金钩射在楼道……

好一会儿，孟淑敏也没听见楼道里有啥动静，由此可见法院晚来、早走懒散的工作作风。

孟淑敏急于想知道神秘女子塞给她信的内容，就拉开了办公桌的抽屉，从包中拿出信，打开放在抽屉里看。

信很简短，字体也是经微机处理的，并没落款。一看却使她大吃一惊。

孟院长：

刘长友院长之妻马香兰与土地局胡局长有奸情。一周前是被大火烧死在家中，决非意外事故！刘有杀妻灭口的嫌疑，希明查。

无疑这是封匿名信。

孟淑敏忙叠好信，又塞回包里。她这才想起送信的女子戴着双白色礼服手套。这女子是谁呢？到哪儿能找到她呢？

既然是匿名信，就真、伪各种可能全有。别说执法部门了，就连各级机关的信访部门，都不能小看匿名信！

在原来的大城市，据一份统计材料证实：自“反贪局”成立以来，揭发检举的信件中，匿名信就占一半以上。而更重要的是，经排查落实，被检举人确实有问题的就占匿名信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七以上。

可见匿名信的举足轻重啊！

这封匿名信,也正合了肖局长打算以市法院作为“反司法腐败”的突破口之意。

孟淑敏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了,这么快又把她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她也感到了压力。

然而,谁都清楚匿名信给工作带来很多不便和麻烦,处理不当,还能造成混乱。但这种现象也只能说明我们的法制尚不健全,从而给举报人带来顾虑和畏惧。尤其在“文革”中,打击报复成风,给党和政府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一些有识之士,怀着忧国忧民的热诚,只好以匿名信来投石问路啦。当然,什么事儿都难免鱼龙混杂,买盒烟还有假的呢。

最让孟淑敏棘手的是她初来乍到,她必须要认真了解却又不能露出一声声色来,何况是封人命关天的检举信呢。

孟淑敏坐在办公桌前,思前想后。

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投信之人与刘长友“杀妻案”看来并无直接关系。所以,可信度无疑就大大提高了不少。她以一位司法人员敏锐的洞察力感到,这神秘女郎,一定还知情不少!只不过对我尚存疑虑……找到她,并非是不可能的!而且孟淑敏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找到她。淑敏开始极力地回想起那位神秘女子。

天气已近初夏,大多风姿绰约的女人,早就不耐烦地薄、透、露招摇过市了,可神秘女子却牛仔裤、栽恤衫,把个发育完美的丰腴双乳紧紧地绷在弹力衫下,虽给人性感的女性魅力,却又不张扬显山露水,看上去气质不凡,像很有学问、文化底蕴深厚的女子。她戴着一副新式变色眼镜,在晨光中褐色镜片挡住了她的眼神,更给人增加了神秘感。

孟淑敏想,她一定是个女学子。根据她的文化程度,她懂得“诬告罪”,对手又是法院的副院长,她绝对不会开这么大的玩笑!尽管这么说,但第一步必须要查清马香兰是否与土地局局长有关系,而且要弄清来龙去脉……

淑敏决定要向肖平肖局长汇报这封匿名信,并与文广利商量

……总之，她心中已受理了这桩状告刘长友的“奸情人命”案。

第二章

事无巨细 ,全得过问。文广利打上班这些天来 ,真给累屁啦 !忙得就没停闲时候 ,四脚都朝了天。但有一样 ,再忙也得心细 ,决不能有半点儿疏忽 !

如今 ,好就好在广利有了用武之地 ,再累 ,他也精神头十足。

肖局按委办级的规格 ,三室一厅的房子装修得赛过宾馆 ,早就给广利准备好了。可再好的家居 ,文广利却只能当个旅馆 ,一天没几小时在家待着。有时怕回来太晚吵醒妻子 ,就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凑合一觉。

要依文广利 ,就把原来的家处理了算啦。

可孟淑敏不同意地说 :“咱们不是还想为‘桑拿迷案’回来吗 ?肖局长也惦记着 ,要彻底搞清并挖出腐败的全部祸根来 !这大城市可不比中小城市 ,到时再为找房子伤脑筋 ,不就影响了工作 ?”

“你还真情系‘桑拿迷案’呀 ?好 ,听你的。”文广利收拾着东西 ,笑着说。

他们只带了些随身衣物 ,轻装上阵了。

文广利他俩决心要把工作干出个样子来 !不辜负老首长的希望 ,肖局长的信任。

当检察长可不比检察官 ,不但责任重大 ,还得考虑周全 ,何况文广利还兼着政法委员、反贪局局长的工作。当然 ,初来乍到 ,主要的

还是多听,多征求大家的意见,抓大事、抓实事。

广利虽然在国外、国内刊物发表过不少法律论文,甚至他的水平早就不在法律博士以下,但毕竟这是第一次升任,实践总要有段过程。好在他有肖局长的掌舵和大多数司法干部的帮助和支持,还能应付自如,渐渐也有了游刃有余的感觉了。

今天快下班的时候,广利接到了淑敏的电话,问他能不能晚饭回家吃?他这才想起,自己冷落了娇妻。打来这儿两人还真没好好地坐下,多说几句话呢。

广利拿着电话想了想,笑着说:“好吧!我一定想办法安排好。”

孟淑敏说:“别误会,可不是我想你,真有事要跟你商量。而且很重要、很紧急……”

“我知道。你不会此地无银的。一定回家吃饭,可能要晚些时候,你要饿了,就先吃。”

“不!我等你……怕你忘了我的存在……”

孟淑敏嘻嘻地放下了电话。她的工作可比他轻松得多了。加之刘长友副院长不肯大权旁落,心想反正你又不是明确来领导我的!都是副院长,说不定是给你个闲差呢。这就更让孟淑敏平添了几分清闲。

刘长友也是干了十几年的法院工作,当副院长也有不少年头了。他为人很圆滑,一张笑面虎的脸,让人总摸不透他在想什么?脸上没什么特征,除了笑纹总堆在脸上外,极为普通。

刘长友笑容满面地省去了副字说:“孟院长呀,我听肖局长说啦,你身体不太好,又做过大手术,让我多照顾你。你呢,就随便看看、走走,具体工作就不安排啦。文检察长工作可紧张,责任也重大,你就以照顾好老文为主,咱们法院,工作也具体,按部就班地好干。你起个监督的作用,发现了问题就及时地告诉我,给我指出来,让我去处理。我可不敢让你累着了,吃罪不起呀!哈哈……哪天我还得特意登门拜访呢……”

听他说话也挺粗声大气的像个男人,可他一笑出声,却吓了孟淑敏一跳。原来刘长友是个娘娘腔的尖嗓子,笑得让人肉麻,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

孟淑敏像打过预防针,可能有点儿那封“匿名信”的原因,再加上她的第六感觉,打前几天报到时一见面,听了这些“关照”的话,就懂得了他这其中的用意和奥妙。一时也不好多说什么,只好应付着说:“谢谢刘院长的美意,怎么都行。不过,我身体还从来没感觉这么好过。可能新来,心气顺,自我感觉良好。”她有意描了下身体问题,心里话:你也别拿这个说书!

刘院长干什么吃的?他还能分不出锣鼓听声儿,说话听音儿来?他慌忙又说:“那好,等过些天孟院长熟悉了咱院……就请你来主持全盘儿工作!我这副院长……早干腻啦!”

“你是不知道呀,上边信不过我啦,这么多年这副字儿像用胶给我粘牢在头上,可又始终不派正院长来……”

孟淑敏心想,这可不只是抱怨这“副”字。看来还是一走一留,一山难容二虎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呢?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不是来跟你争这位置来的。我有我的原则:一是经过一段了解,你让我敬佩,让我死心塌地地跟你卖命干工作;要不就是让你把我挤走,或是你露出尾巴,让我把你的“底儿”揭出来!用句老话,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她就莞尔一笑,不软不硬地说:“刘院长,你工作熟悉,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千万别把我当成了竞争对手。我年轻,很多问题还得你来指教。”

“哎,可别这么说。你是肖局长请来的神嘛,你的‘功绩’……我也早有耳闻……”他这话可是有所指,意思是否定前面的“神”字,在原城市你的情况我清楚!他等了一下又继续说:“我心里明白,这正院长的位子早晚也是孟院长的,我若有不到之处嘛,还望你多多包涵……”

淑敏对刘长友的第一印象,就觉得这人表面圆滑。虚伪的让人像吃了只油炸苍蝇当成糊花椒,心里起腻又不好说。别看他满面春

风,骨子里却气势汹汹、咄咄逼人。这又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不信多多少少也加深些她的反感。她冷冷地一笑,也话里有话地说:“刘副院长哪里的话,不必客套!要说,你对我还是不了解。我这人就是太耿直啦!你的耳闻,怕也是‘讨人嫌’吧?我对亲娘老子、亲夫亲儿也不会包庇的,对就是对,错了,我就像闹肚子,憋不住!党性、原则、良心、我是从来不出卖的!更何况我们是执法官,依法办事、维护法律尊严是我们神圣的职责呢!警察打他爹——六亲不认。粗话让你见笑了。”

“不,不!话糙理不糙,是这个理儿……”

孟淑敏想着“匿名信”,想着刘长友……看看表,又都快晚上十点了!这个文广利呀,说早回来吃晚饭,我都饿得前心贴了后心。

平时她知道他回来晚,吃饭她就不等他。但每天她都给他准备好夜宵,南方人叫“宵夜”。酒也要让他喝两盅,以前广利是滴酒不沾的,自打“桑拿案”后,让淑敏给惯下啦。这工作又累,像“扛大个儿”的搬运工人,不喝点儿酒解解乏哪行。几碟换着样儿老文爱吃的小菜,淑敏是手到擒来。

平时广利一进门,总是要跟迎上来接包的淑敏亲两下,像个约会的情人,热情有余。可近几天,淑敏感到他这亲吻有些心不在焉,像是应付……她心中是满足的,这种“应付”可不是有了外遇,搞过“三陪”后无兴趣的应付!你想呀,有时广利坐到桌上,还没端起酒杯,两只眼皮就同喝了半斤八两,或是吃了迷糊药,直往一块儿粘乎。

这时孟淑敏就心疼地端来洗脚水,亲自扒下袜子,蹲在地下给他洗脚解乏。人家可好,像脚没长在他腿上,趴在桌边打起呼噜。等她倒了洗脚水回来,见他又睁开眼,不好意思地笑笑,端起杯来喝上一口。她已准备好手巾把儿,为了让他多喝几口、多吃几筷子菜,她像给孩子洗脸,给老文擦脸,连句埋怨话都不说。她有的只是心疼难忍

……

等广利吃完喝完,时辰实在不早了。淑敏又像个疼爱孩子的母

亲,帮他脱衣上床,让他躺舒服了,自己却时常坐在他身边听着他如雷的鼾声。她情不自禁地亲吻他,他还是沉睡不知……

天亮了,偶尔广利像是歇足了,恢复了精气神,他倒又要亲吻爱抚起在旁熟睡了的妻子。这种亲热是很短暂的,但却很令人遐思。

今天文广利回来是比前些日子早,但进门也快十二点啦。

“实在对不起夫人,我可真还没吃饭呢。”

“你说回来吃,我也一直等着……”

两人边吃边聊,淑敏就把匿名信给广利看了,并说了自己对刘长友的感性认识。

文广利有个特点,只要沾上工作,三天三夜不睡觉也有兴头儿。他喝着酒,吃着可口的菜,认真听着,一点儿瞌睡也没打。

文广利听完孟淑敏对这封“匿名信”的看法,点着头说:“对,你想的有道理。问题是我们先要明查暗访,我再把情况向肖局长反映一下,千万别打草惊蛇!如果能找到那神秘的女郎就更好了。”

“我看这女郎太难找了!我们初来乍到,还不是大海里捞针!反正也不能偏听偏信,找不找她都两可!从明天开始,我就到各部门走走,全院百十号人,说不定就能了解出些问题来。我再等你汇报给肖局长后,看有啥指示……”

文广利放下筷子,哈欠连天起来。

淑敏收拾着桌子说:“你等着,我这就把洗脚水给你打来。”

“不用啦,我想洗个澡,这几天忙得身上都馊啦。别一会儿上床把你熏跑喽……”

“好,我给你放水。你洗着就给你找出内衣换啦。”

“内衣不着急,我披上睡袍不就得啦。一会儿也省得再脱……”广利边拿浴巾边笑着说。

淑敏脸红红地也笑了说:“还说呢,打咱成了正式夫妻,倒像是陌生人啦,还真没怎么正而八经地亲热呢……今儿个算回来得早,也难得你有了兴致……”

文广利也不好意思地说：“真对不起你。咱这不是新来接工作嘛，又担子这么重，等我熟悉后，想会好些的。”

淑敏走进厨房，回过头大声喊：“哎，别插门呀！一会儿我给你擦擦背……”

孟淑敏洗碗，不时地听听浴室里哗哗的响声。她一方面要给广利搓背，另一方面是怕他睡在浴池里，前些天有过这么一次。

等淑敏穿上浴衣再进卫生间，果不其然，又是满地流着水，浴缸里泡着白白的裸体，一阵阵呼声伴着水流的哗哗声，像男女二重唱。

她的兴趣一下子全飞到爪哇国去了，无可奈何地摇着头：“这人呀……就不能闲下来……”此时，她心中一下子充满了爱！这爱的含义太广泛啦，有同志之间的敬爱，朋友之间的怜爱，神圣使命的热爱……惟独把男欢女爱挤得无影无踪了……她不顾一切地抱起了湿漉漉的广利，像拖条死狗似的把他拖到了床上。她连水都没给他擦干，拉过了毛巾被给他盖在身上。他脸上是甜甜的微笑，尽管已胡子拉碴像一下子老了许多，但还是有那在多困难时也未消失的自信和朝气！

孟淑敏裹着浴衣，紧紧地依偎在文广利的身旁，一阵阵热乎乎的激流，淌遍全身心。她也笑了，笑得那么甜蜜、自信，她等着他半夜也许醒来，或是等着明天的朝阳爬出广阔的地平线……

她在想：身旁这人简直就是个工作狂！以前真是屈才了，若有一天，他需要两颗心脏在肌体里当动力，我会立即挖出自己的心，给他再凑上个“油泵”！

第三章

刘长友跟市土地局胡局长是战友。两人文革期间都在“南海舰队”当兵，文革后期复员转业到地方，都三十大几的人了，再不解决终身大事，怕这辈子总把“老母猪当貂蝉啦”！

胡局长原名叫胡天鹏，只因跟刘长友形影不离，常常狼狈为奸地搞些恶作剧，整治战友消潜解闷儿，大家就说他俩是“胡朋”狗友，于是叫顺了嘴儿，连刘长友都叫他胡朋了。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胡朋和刘长友真是扔在厕所里的棒槌——臊到一块的一对儿！只要两人私下在一起，谈论的就是女人。也难怪，青春期早过，在部队里还常出海，很难见到“腥伙”，可不应了那句大兵们总说的那句话：当兵三年，老母猪赛貂蝉。

复员后在街上走，见了女人目不转睛。见了漂亮女人，更是两眼像雷达般的追踪，如刘罗锅子挖苦乾隆爷下江南时看水田里的女人，把龙脖子全扭歪啦。他俩的狗头能转一百八十度。

胡朋一肚子坏水儿地说：“世上只有两种女人，男人最感兴趣。”

“哪两种？”刘长友老谋深算的样子问。

“一种是男人一见就爱，恨不得立马强奸的女人；另一种是，一见男人就走不动道儿，想强奸男人的女人。”不知是胡朋自己长期琢磨出来的理论，还是他从哪本书上看来的。

胡朋被分到土地局，开始只是个科级干部。

刘长友也算个科级 ,到法院上班 ,也只能在民庭里搞个文书工作。

那时都很清闲 ,又是老光棍儿 ,两人还是往一块儿凑。在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的日子里 ,难免要为女人着急……

后来胡朋科里分来了一位女学生叫马香兰。

马香兰起初就有意胡朋。不管怎么说吧 ,胡朋虽年纪大些 ,但也很有男人的风度 ,工资比当时的局长还高些 ,又没什么农村亲友 ,这些条件是能得到涉世还不深 ,财会学校刚毕业的中专女学生的爱慕的。

可是谁料到 ,更被胡朋看好的却是常来找香兰的同学尚小云。实际点儿讲 ,胡朋是那种恨不得天下美女都归己有的浪荡主儿。他守着马香兰 ,又看上尚小云 ,有些吃着碗里 ,看着锅里的意思。

尚小云和马香兰都很“酷” ,在那个年代只叫“校花” ,是全校驰名的“四大名旦”。

尚小云也巧了 ,跟京剧界“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只字不差。模样不但不是男人装的 ,比真“名旦”更具女人味儿。而且很内向 ,羞羞答答地连说话全像是在唱戏 ,咬文嚼字细声细调儿 ,很有韵味儿。柳眉、杏眼、樱口、白果鼻地完全似古代仕女图上的大美人儿。

马香兰跟尚小云恰恰相反 ,不只长相连脾气都截然不同。她浓眉、细眼 ,性感十足的一双厚厚的嘴唇 ,圆圆的杨贵妃式的脸庞 ,是现代女性的那种风流坯子。说话也大胆、冲道 ,尤其对男人有一种潜在的攻击性。见了男人就像八年没见面的亲爹 ,亲热得让胡朋这样很少接触女人的人 ,多少有些害怕。她浪声浪气地像得了话痨 ,大大方方地不容你不想跟她放荡……

如果胡朋不是想找个过日子的老婆 ,当然马香兰是最佳人选 ,可那时代谁想到要潇洒走一回呀 ?胡朋不还没解决“基本”问题吗 ,所以他心中更看好了尚小云。

尚小云被分在法院 ,还是搞财务工作 ,却穿上了人民法官的衣服。这身行头可不是戏装 ,她却得拿出些演员的本领 ,把自己的作派

扮成更像法官的形象！还别说，尚小云不愧是“四大名旦”之一，只要穿上一身蓝制服，还真有那气质。这让胡朋更加喜爱了。

无巧不成书，刘长友在法院的财务室，打小云一上班就注意上了。只恨无缘多接触，却让他闷来时无意中到胡朋的办公室，见到了马香兰的同学和自己穿一样制服的尚小云。

这两女人，正像是胡朋说的那两种男人喜欢的女人。

可是阴差阳错，最终马香兰成了刘长友的妻子。而胡朋并没搞上尚小云，却与她们同学“四大名旦”之一的梅玉玲成了婚。这可得从头儿说起。

马香兰每次对造访的刘长友都热情倍至，实在让刘长友心里热乎乎地，常常想入非非。可他认为，这是块贴在战友身边的热粘糕，说不定已早让胡朋得了手……不说君子不夺人之美吧，起码也是朋友的女友。

刘长友没想到在这儿邂逅了尚小云，心中高兴万分！没说几句应酬话，早来的小云就要走。马香兰去送她，就跟已是科长的胡朋请了假说：“下班前不回来了，我们去逛逛商场。”

刘长友目送着两位美人儿，心中就盘算起来。胡朋递给他烟，又重新坐下他就开了口：“你小子，艳福不浅呀？这两大姑娘……也不说给我介绍一个啊？”

胡朋苦笑说：“哼，现在还都是花瓶……我又何来的艳福？尚小云是你们单位的人，我还真想求你给介绍介绍做个朋友走动呢！”

“噢？你守着花瓶不插花，却又看上了另一个……可别太缺德啦。”

“行啦，别给要饭的开空头支票，拿穷人开心啦！咱俩也就嘴上说个臊话本事大，这到真格的了，却还没摸到‘电门儿’呢！”

说“电门儿”可有个“典故”，刘长友清楚，就哈哈地大笑起来。胡朋这人有个说相声的特长，他说出一些废话来，自己不乐还板着脸，看似一本正经的，让听者越琢磨越笑。当时逗新娘子，坏小子们